





惺齋先生雜著總目

嘉興王元啟東賢述

周易講義一卷

四書講義

大學一卷  
孟子二卷

中庸四卷

論語三卷補遺一卷

史記三書正鴻三卷

漢書正鴻二卷

校正朝邑縣志一卷

弟子職補注一卷

祭法記疑二卷

惺齋論文三卷

興時樂諸生論邑志舛漏書一卷

以下即惺齋文鈔

歷代廟學考一卷



周易講義

嘉興王元啓宋賢述

男尚珏德朋纂錄



吳氏澄曰時之爲時莫備於易夫子傳六十四彖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按十二卦者豫隨頤大過坎遯睽蹇解姤革旅是也頤大過解革贊其時豫隨遯姤旅贊其時義坎睽蹇贊其時用

義例云易中比應之義惟四與五比二與五應爲最重蓋五爲尊位四近而承之二遠而應之也近而承者貴乎恭順小心故剛不如柔遠而應者貴乎強毅有爲故不如剛今接近而以柔承剛者巽坎之在外卦是也



以剛承柔者震離之在外卦是也遠而以剛應柔者乾坎巽兌居內而重之以坤離艮震者是其以柔應剛者坤離艮震居內而重之以乾坎巽兌者是然歷觀諸卦近而柔遠而剛者總不如其在巽卦者之吉爲尤多。是知在位之臣與至尊相比應者其道莫善於巽能巽以入之則剛柔內外皆宜矣。

義例又云相比之義自四與五外五與上亦時有取焉蓋取尙賢之義然惟六五遇上九乃取斯義若以九五比上六則亦反以尊寵小人爲累至若初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則非正應而相比恐陷朋黨比周之失故其義

不重今按六五比上九艮離之在外卦者也大畜蒙艮頤蠱賁剝損大有未濟旅噬嗑鼎離晉睽凡十六卦易中取此義者大有大畜頤鼎四卦其辭皆吉九五比上六坎兌之在外卦者也需坎蹇屯井旣濟比節夬困咸隨大過革萃兌亦十六卦易中取此義者大過咸夬兌隨五卦唯隨五以剛來下柔獲吉餘皆以尊寵小人爲累。

偶讀程子易傳謂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舍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因思手人之待小人其防之之密可謂至矣方姤卦一陰始



土甚微也卽有女壯之戒且其辭曰繫於金柅又曰羸豕孚蹢躅言其必至於盛大而害陽也故以金柅止之至夬卦以五陽決一陰其勢已衰爲力甚易然其警惕危懼之辭抑又甚焉曰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蓋如此乎其操心危慮患深也而後乃僅而勝之若夫一陽來復但欲安靜以養之至五陰剝一陽則直曰不利有攸往而已又如乾之初陽在下則曰勿用坤之初陰始凝輒悚然曰堅冰將至矣其辭有大恐焉蓋聖人於陽之長也不敢恃雖五陽並進猶有戒心焉况其始生之甚微乎於陰之長也不敢忽雖一陰始生已如大敵

之臨焉况其漸長而極盛乎若庸夫淺子侈然自大得乾之初必以爲朋來有慶矣得坤之初且以爲童牛元吉矣率意妄行無惑乎其觸禍機而罹罟阱也又如否之五爻雖當休否之時猶切其亡之警必至上九之傾否而後有喜若泰之三爻正當陽盛之時非有城復於隍之亂也而已動其平陂往復之慮而惕以艱貞蓋聖人之用意固如此凡憂患之來最足長人智識自古仁聖賢人未有不經歷險阻而後能卓然自立者况易書本因憂患而作尤聖人甘苦自得之言卽如六十四卦獨坎加一習字言當更習乎處險之道而後能出乎險



也習之之道其本不外一誠故曰習坎有孚若小人身在險中猶百致其詭詐之謀妄希僥倖以免禍以此爲習惟有益入於坎窞而已蓋其一身之凶不足爲君子之難也

右一條壬甲九月書於延平之清隱石室今與下一條彙錄於此尙珏謹識

六經中詩書禮樂皆孔子刪述前人之作惟易傳春秋乃其手著春秋筆削簡嚴而事理曲盡讀公穀兩家五石六鷁之傳可以識其概矣至若易傳之文莫奇於大象卽乾坤二卦觀之亦可得其凡大象傳例首敘卦之上下兩象次及各卦之義及君子法易之用此二義卽涵於首句上下兩象之中讀首一句便可恍然而得其

義而八純卦二體皆同又必見重複之義否則竟與三畫之卦無殊故艮曰兼山兌曰麗澤離曰明兩作此皆實有對待之形至如坎爲水震爲雷巽爲風爲象旣虛並無二體可言則或言游或言隨於虛象之中仍寓重複之義若夫乾坤取象天地尤難以重複爲言且言天健地順則意迫而辭苦不親傳文但於天字下加一行字以見天之形體雖一至其運行不已則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顯有重複之義而如是之運行不已非至健其孰能之則重複之義明而各卦之義及君子法易之用亦遂恍然而可悟坤言地勢其義亦然各加一字而



能令兩層難顯之義皆明豈非神化之筆凡聖人之文不但義理至極其運意措辭亦使人百思不到要唯見理爛熟隨筆寫出便臻神妙之極境豈嘗規規焉執筆而學爲如是之文哉 近人好談文而惡言理又皆貪庸嗜近不復肯求之於古至於六經所云尤以爲迂遠無益之談語及亦爲拚耳蓋以爲無與於文章之道也丙子夏五偶與諸生談及經旨輒就文義之至淺近者言之使知於是求之亦自可以得構思造語之方窮理學文初非二事蓋欲開導後學心思使之稍知學古耳非先儒說經之正法也揭生天保謂於諸家講義外別

有發明特請筆之於書以資省覽重違其意率爾書之  
乾元亨利貞。杵大而可以作針錐小而可以入物惟其健之爲也健固未有不通者是故健於爲學無不達之理健於赴事無不集之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日克己復理天下歸仁焉又曰敏則有功皆乾元亨之義也申之以利貞之戒者朱子註陰符經有云黃帝堯舜以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蘇秦張儀之徒以之殺身而赤其族皆是道也吁可不戰戰兢兢哉 純任天理而不間以人欲之私故能健行而不息稍有間焉卽不貞矣不貞則不得爲健又何以致大亨乎然而褊淺



小夫銳於圖功而不守其正彼亦自以爲能健則世固自有不貞之健也雖其取快一時亦似有可亨之道而禍敗已立隨之故聖人特爲之戒以爲不貞則必不能亨無所往而有利也

初九潛龍勿用。○潛之爲義有二一則積學未優宜懋修其學而不得以人之家國事爲嘗試一則學優而世不我用宜更自重其道養晦待時不得輕出而干冒進之嫌龍之潛猶豹之隱也豹之隱蓋以養其文明龍之潛亦以長其鱗甲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爲世不我用者言也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爲學未優

者言也世之爲說者徒知自重之義而不知有懋修之功於學之未優則諱言之其自治疎矣是故經言勿用言勿用以應世而已君子自修之道固無時而或懈也一有懈焉卽非至健之道而亦不得爲龍矣或曰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言之似不得言學未優曰以聖人言之亦其易之一義爾卦爻之設無聖凡貴賤皆可用之若必於聖人則聖人曠百世未有出焉乾之六爻無乃虛設矣乎或言乾之六爻皆君道其謬亦同

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

胡雲峯曰乾初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在田未有利澤之及



人也蓋伊尹當三聘之來呂尚遇後車之載潛德將顯之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三居下之上任事之臣也朝野上下胥於我乎係賴焉是百責所萃而咎之叢也勝其任則事得其理其上垂拱無爲而下皆從欲以治不勝其任則萬事叢脞上下皆失其安而害且百出蓋一念之疎一事之謬卽足以滋患氣於無形而釀禍端於莫測是以終日乾乾夕猶惕若一息不敢康寧庶幾處危而无咎也

无咎震以恐致福

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故乾以惕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訓習者云鳥數飛龍之躍猶鳥之數飛也故文言以爲自試九四離下體入上體逼近於五以德行言之去聖不遠大而將化之時也以臣位言之則進冢宰宅百揆所行皆人君之事非如工農水火各司一職而已第人君高拱穆清之上默運而無爲此則猶有竭蹶之勞爾夫所行者人君之事而所守者人臣之位變動而不遷其處既不至有冒上之嫌而竭蹶以代君上之勞又無怠事失時之誚此所以能无咎也苟或躍而騰天或淵處而不自著其變化之能皆爲失其所處之宜而有咎也。以德行言之孔子化不可



為如天之不可階升飛龍也顏子請事斯語進而不止其躍而在淵者乎躍之與飛大與化之別所謂未達一間者也吳草廬曰見與飛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辭而稱龍躍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辭而稱或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端拱垂裳無為而治之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亢之與潛皆所遭時位之適然在處之得其道耳解者曰時極而不知返位盛而不知謙有亢龍之象焉是何異責初之潛者曰時至而不知乘位下而不知進以致自困於潛乎蘇氏曰夫處此者豈無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此解為得之

統觀六爻之義舜之一身兼備之方其耕於歷山于田號泣此潛龍勿用時也及至所居之地成邑成都元德升聞四岳咸薦則見龍在田時也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此為乾乾惕若之時命陟帝位而弗嗣則猶在淵也而受終之後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覲四岳羣后五載一巡狩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非躍而自試之時乎至於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飛而在天矣及其髦期倦勤命禹總師而退處於無為則處亢而不至於有悔者也

用九見羣龍元首吉。羣龍無首猶四德之循環而无



周易講義  
端蓋自潛而亢自亢而復於潛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也九與六雖陰陽之變者然繫易者不取變義故爻辭吉凶止以剛柔本體爲定今謂龍之剛猛在首其說既近於迂因以剛變爲柔爲无首則合之他卦爻辭於例又不可通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大也善也文王之意以爲乾之道大善而亨通蓋非倖致小亨而已也孔子之意以爲於亨而見其大善者此大善之理有裕於亨之先者也故此一節析元於亨而專言之以天明乾則取其大而最著者言之

雲行雨施品物咸形。○有是大善之理必有是亨通之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明猶顯也六位成則卦之終始彰矣此六十四卦之通例於首卦特發其凡也始謂潛終謂亢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天卽乾也乾之德備於六龍飛潛見躍各隨其時是乃所以行天之道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變化者利也各正性命者貞也太和元氣也卽萬物所資以始者也方流形時元氣盡洩於外至此則保聚凝合而復有以



為後日滋生之本此貞元所以迭運而不窮也以上解釋乾卦

經傳之辭從尚  
旺讀本中纂入

屯○雲騰於天雷發於地是為陰陽始交若雷升於天  
雨降於地則已成澤而為解○屯蹇困三卦皆訓難然  
有始中終之別

初九盤桓利居貞○貞亦未嘗無可往之理居貞則但  
宜自守勿容輕往矣爻辭添一居字蓋以兼括卦辭勿  
用有往之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屯卦二乘初陽  
上乘五陽四雖所乘者陰而所應則陽故皆有乘馬之

象○胡炳文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  
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  
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也按往來字  
因文異義爻例固所不拘然玩此爻辭義求婚媾固指  
下求初九往吉恐是往從九五程傳云往與其輔剛陽  
中正之君其解甚明

九五屯其膏○五之屯膏本義歸咎於初之得民程傳  
威權已去意亦相同鄙意只取陽陷陰中故有膏潤而  
不得施本義初九得民二句似為衍說

上六○程傳云若陽剛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謂如否



之上九陽剛居上有傾否之才則先否而後喜矣

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利用刑人當從誠齋易傳刑之爲言法也如刑於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况威乎諸儒多作刑罰解近於不教而誅古聖發蒙之道似不如此然而往吝之占仍未嘗不以用刑爲戒王安石之說獨以不用刑爲吝道則尤失敷教在寬之旨宜其得君行政專事操切爲理功烈之早更出管商下也曾子固洪範傳云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

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誠齋之解深得古聖人以身爲教之旨曾氏所謂導之且有未可况于率之以政斷之以刑乎安石之說悖理害經壞人心術與其解晁鷲詩末章所謂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者同爲淫辭邪說惜不經龜山先生一駁正之○鄙意刑讀如儀刑文王之刑謂不自用而取法于人也人指九二說桎梏依程傳去其昏蒙之欲以往謂不知取法于人徒自恣其昏蒙之性以往也愚此說雖本誠齋意復小異蓋初六陰柔非能發人之蒙特蒙之待發于人者耳故教以自發其蒙之道在乎取善以輔



仁且如此則以往字緊承上文用說桎梏而反言之不必別添用威字語更直捷○朱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此卽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義蓋凡氣稟之拘物欲之蔽皆吾身之桎梏也能效法先覺之所爲事事奉爲儀刑則自可以脫去拘蔽而復明於善發蒙之道曷以加茲

九二包蒙吉○二以剛明之才當發蒙之任其占猶以包蒙爲吉烏有初陰居下養蒙之始遽以刑罰痛懲至使桎梏俱不容暫脫乎觀此爻益知安石前解之爲邪說必宜放而絕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九二剛中發蒙之主五應二則有柔中任賢之美初比二則有虛己觀刑之益三亦比二其占當與初同而辭不爾者大傳云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本義云我求人當致其精一以叩之三旣見納於二而復係戀於上九之應已不能從一而終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語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三之勿用正以其多此一應耳如四之比應皆陰雖有困蒙爲可羞之吝然如石隱之沒身淪棄處女之無耦而終猶未有失節敗名之辱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詳傳意以此辭為既正且吉本義則云得正則吉不從傳說者蓋世固有孚而不正者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橋梁之下水至不去以沒其身未嘗不需且有孚而不得謂之吉者不正故也以此而言則本義為優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如息夫躬以誣告東平王咒詛獲封而身亦卒不免焉者是也此爻為小人利口作奸者戒其旨深矣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按程傳及王氏申子說皆以輿尸為衆主觀六五爻辭以輿尸與長子帥師為對不與

執禽克敵為對則似程傳為長。○三為陽位而以陰居之列九二之前行而卒不離乎下體陽位居前意主乎進陰爻則才弱處下則不離其故處是又意主乎退如行師者志不果進衆得以亂其謀也夫權不出一而使輿人皆得尸其議是築室道謀之舉故象傳決其无功若至輿尸而還豈特无功而已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傳義皆訓左次為退舍愚按兵法有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之論而射之釋矢必於左則似行軍以左為前右為後四離下體入上體有前進之義退舍之解似猶未的宜更詳之。○按師以前進為功退



舍爲咎四離下體入上體前進之義也故爲左次之象  
師以弓矢爲長兵而射之釋矢必於左詩云公曰左之  
是也其他矛刃短兵亦必自右執之故皆以左爲進兵  
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無有以左爲退者以左爲退則  
陷於水澤矣三凶而四无咎正以三退處而四前進合  
於行師之道也雖完師以退亦兵家所時有然必遇敵  
知難而後計出於此無有先以退舍教人者明示以退  
舍之无咎則遇敵卽奔又何禁焉此實失律之師初之  
所謂否臧凶者是也何咎之能无哉○不進則早可決  
其无功能進則雖功未可必而不失乎行師之常道故  
可免于咎矣此小象釋經之旨也師以能進爲常退爲  
失常若以退爲常何如勿師之愈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胡雲峯曰六爻  
中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末曰小人勿用則又  
戒辭也雖然亦在於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  
行師者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於用小人矣按  
丈人長子亦祇可得之主將自偏裨以下豈能盡得丈  
人而用之哉故王者行賞但有安置小人之法必無使  
全軍中不參與小人之理○林希元曰象辭於師貞之  
下卽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卽此意也師



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按此只是戒其終慎始意自在初六不應至此始言雲峯次崖二說皆未免刻意求深之過語類謂勿使與謀政議如光武止用耿賈數人其說至爲穩當蓋世間淑慝並生聖人但能致其扶抑之功必無杜絕小人之法蘇明允著明論謂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豈能盡擊此等輩哉然而世卒惴惴不敢犯者以有時而不測也聖人治天下亦如是已爾後世法令如牛毛都起於欲杜絕小人之甚寃之小人卒不能無徒使正人君子一搖足而卽入其中堯舜三代以上蓋無此法也

折中謂亂定後不可復用小人恐爲他日之亂本深得朱子嘉許光武之意胡林二家所莫及

比上六比之无首○按程子以始交不善爲无首則上亦未見始交不善是於義爲無根王弼以无首爲後似須改无爲不句本義云无以比下則又改首爲下於文亦未免乖反惟王氏申子謂五以一陽居尊四陰比之於下故彖傳曰下順從也而上六孤立於外而不從豈非後夫之象首字諸解含糊此說最爲明晰○比者以下從上之名故所比者擬諸元首之尊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亦首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無有敢駕



乎其上者也卦自六四以下諸陰皆戴一陽為首此獨  
 駕乎其上是為比之無首之象以從君論則防風之後  
 至者也以從師論則鄉愿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  
 小畜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初雖陽剛位居最下故  
 能退復自道九二陽居陰位處下之中故亦能與初九  
 牽連而復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躁擾妄進而迫近  
 於陰為其所止故為輿脫輻之象爻位三陽二陰同居  
 內卦有夫妻之象一復一進志行乖殊故有反目之象  
 ○項安世曰輻車輳也輳車軸轉也輻無脫理必輪破  
 裂而後可脫若輳則有脫時車不行則脫之矣按字

書輳車軸縛也形似伏兔故亦名伏兔此轉字蓋即縛  
 字之誤文

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坦途者亦不盡屬幽  
 人九二剛中無應故必以幽人之貞處之則吉程傳於  
 幽人二字獨有發明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程傳  
 云若无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  
 之患按忿疾暴擾王安石之行新法是也又云若夫禁  
 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  
 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按朋不止於近



戚貴家凡當有爲之世不以公正相輔而苟事迎合以順吾意而速吾效者皆朋也安石行新法卽有呂惠卿之徒爲其朋温公復雇役法卽有七日如約若蔡京者爲其朋唯一付以公理順乎已而不悅拂乎已而不怒是乃謂之朋亡

九三艱貞元咎勿恤其孚○程傳云旣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按孚字傳義異解傳以不陂不復爲治泰者所期之信本義以无不陂无不復者爲泰運自然之信故傳以勿恤字與下分讀爲句本義則與下連讀爲句

六五帝乙歸妹○項安世所述成湯嫁妹之辭當考又案湯老而舉事不知緣何尙有未嫁之妹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折中所載呂大臨王宗傳喬中和三說皆以君子貞爲匪人所不利其解與傳義頗異喬云君子以正自居無入而不自得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於君子之貞耳此說特有發明否閉之世君子道消固不利於貞然亦小人之惡直醜正使然耳文王必不肯戒人爲君子也

六二包承○楊氏簡以不敢露爲包不敢拂爲承以此爲小人之事上則然鄙意不然君子處泰則博施並濟



而包荒句小人處否則苟位冒祿而包羞二當否世才雖柔弱不能有包荒之度位得中正亦不至有包羞之辱而上應九五有承順之象故曰包承楊氏以包與承並舉例之前後爻辭似有難通

同人初九同人於門○王應麟胡炳文二說皆以發明於門之義而意各有主王謂謹於出門之初蓋不待於野大同之會而始擇所從是對門以外言之胡謂必出門而後可无咎蓋使係於同室之私則有咎也是對門以內言之然王說謹字爲添出胡說與宗郊爲一例其義尤長

九四乘其墉○自下攻上故曰伏莽自上攻下故曰乘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折中云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獲上其中必多忌害間隔之者故此爻之號咷鼎九二之我仇有疾亦論其理如此爾必欲求其爻以實之則鑿矣按此說最爲明通先儒太說得狹隘僻固類朱子譏蘇明允之說易看得六爻如宿世冤仇相似

謙六二鳴謙○蘇氏以陽唱陰和爲鳴似涉纖巧然以本卦上六及豫之初六觀之其義良是程傳以二爲德



積於中而鳴上爲未遂其志而鳴一卦之中便分異解似欠融洽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朱子兩引老子之言而悟謙爲用兵之道又引臨事而懼以証之然胡雲峯謂謙之一言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則知從古用兵要道無外於謙蓋自虞夏已然矣故曰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盈福謙

豫利建侯行師○邱富國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而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卦故兼之愚按震有主鬯之義故利建侯坤有畜衆之象故利行師

初六鳴豫凶○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可知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於石○楊子云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卽程子所謂心悅之故遲句遲遂耽戀不能已也

六三遲有悔○按遲對六二之不終日言之謂耽戀而不能去也程傳以不前爲遲是教之以速就也恐與經義反戾郭氏忠孝謂睢盱上視而悅之非介於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其解最明又遲者濡忍不舍之謂不聯悔字爲義雲峯旣知遲與不終日相反又



云三為陽位有能悔之意特慮其悔遲有意調停朱義其語反涉騎牆然則六二陰居陰位何以反能悔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豫五之繇實即孟子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之旨王氏宗傳之說足以發之王氏曰六五乘九四之剛恃以

拂弼于已故得恒不死孟子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二五所以不言豫焉

隨元亨利貞无咎○觀象詞利貞之訓實主已之隨物

為言程傳雖兼及為眾所隨一義然云人君之從善臣

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皆屬以已從人之事本義謂卦

以物隨為義語尙未的○折中謂以剛下柔六十四卦

中惟此一卦按如歸妹之卦剛爻雖下於柔以二體論

則震剛陵出兌柔之上矣故二體六爻皆剛下柔者獨

推隨卦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正義謂初九無應無

所偏係為能渝變其所執之志然三亦無應不言渝變

反言有係何也正義此說恐亦滯而未圓又他解謂渝

有正不正必以得正為吉正義即以有渝為得正亦屬

異解俞氏琰曰爻取相比為隨不取應義此說足破正

義初九無應之誤○折中解官渝二字謂陽為陰主今



不自爲主而反隨乎陰是謂官渝較諸解獨爲精切○  
俞氏琰曰初九成卦之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  
言交愚按言交亦取相隨之義非有異旨程子謂人君  
之從善學者之徒義皆隨豈得執其所主而曰我獨不  
可以從人俞氏之說未免以辭害意且其說曰趨時從  
權不以主自居不以主自居卽是隨人又何不可以言  
隨

九四隨有獲貞凶○貞字卽蒙上有獲爲言處臣位而  
獲衆心之隨凶道也本義別添勢陵于五四字以釋貞  
凶之義反成衍說蓋居上之下又與五同剛德卽是勢

陵于五不得謂剛居四故有獲陵五故凶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凡易中五上二爻相比六五  
下上九艮離二卦之在外者也九五下上六兌坎二卦  
之在外者也六五下上九有上賢之義兼取艮離二卦  
九五下上六有比匪之嫌獨於兌體取之不及坎者坎  
五以剛中濟險爲義不若兌之以說而動易入於不正  
也此亦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然隨卦亦屬兌體獨  
無不正之嫌則折中所謂卦以剛下柔爲義者得之又  
云此爻與蠱上義正反對當隨之時則拘係而不去當  
蠱之時則高尚而不事各唯其宜而已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以先甲  
爲究其所以然後甲爲慮其將然又云後之治蠱者勞  
於救世而亂不革此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也功未及成  
而弊已生此不慮其將然之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以不可貞爲不可貞固盡  
其剛直之道其說極是前文所謂巽順將承使之身正  
事治而不傷恩盡之矣又云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如  
柔弱之君安能使之大有爲此二句反成銜說人臣縱  
遇剛明之主但求致之於中道卽已何必使爲甚高之  
事若周公之輔成王成王不及堯舜乃君德所限至公

所以輔之者直具經天緯地之能何嘗不使之大有爲  
甚高之事則不必爲大有爲之業則又不容以稍貶程  
傳後說反使枉已就功者得所藉口不若前說之的當  
而不可易也如周公聞流言則懼而居東遜其碩膚而  
赤舄几几是卽不盡其剛直也若必操權不舍而急以  
斧斨從事則成王之疑愈不能釋有違於不可貞之戒  
矣昔孟子之事齊宣王猶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孰謂周公輔成王先以成王不能爲堯舜自諉  
也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熊良輔謂使國人稱願曰幸哉



有子此譽字就爲子者說鄭維嶽謂使親不失於令名此譽字又就爲父者說義各不同然旣己能幹其蠱則子父宜皆有譽矣二說實可兼用

**臨六三甘臨**○蘇氏謂樂而受之謂之甘詳蘇氏之意似初二之臨爲以己臨人三之臨乃是以人臨己謂甘於受人之臨己也此說與常解異宜更詳之

**觀**○本義云此卦陽長陰消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思謂天地間陽統陰陰從陽自然之理凡物盡然聖人扶陽抑陰亦不過因而順之不要看得小人忒殺有意就一陽之卦論之自復而外師謙豫比

無一不吉唯剝卦一陽退處無用之地而當事皆羣小斯不可耳然猶有碩果不食之美而衆陰來剝不過如小人自剝其廬而已廬者所以庇覆我者也自剝其所庇覆是亦小人之憂也如觀卦二陽相比於上居尊而爲羣下所仰自是有觀之象且五爲君位以九居之是爲以聖德居聖位豈得謂之陽消本義後說似可不用○龔氏煥曰易之名卦以陽爲主雖陰長之卦亦主於陽而言所以扶陽也余謂不是有意去扶陽天地間道理自是陽爲陰主若說有意扶陽則似出於聖人之偏私非天地間自然之道理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傳以見不甚明爲闕觀能順從爲女貞其義甚博凡見之不甚明者其道總以順從爲貴切勿妄作聰明如馬謖違亮節制致敗是闕觀而不能守其女貞者也○傳釋利字貞字一一皆有著落深得戒占之旨他解但言此女子之事則利字無著又云非丈夫之所爲則似利女子不利丈夫貞字又無著矣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本義君子字與孔義程傳異解本義以君子爲贊辭孔程則連觀我生五字爲句謂天下之俗皆君子君子泛指天下風俗不黏九五說竊意孔義程傳爲長宜更詳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按程傳訓生爲出三居下體所出者動作施爲之事五居尊位所出者政化風俗之善獨上交其字始終解釋未明傳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則仍是我之所出何故變文曰其且德業行義卽是我所動作施爲之事不過一虛一實之分是與三爻亦無大別也竊意五之觀我只是觀我政教之施有合君子之道與否不兼風俗說觀其乃觀天下風俗之應盡合君子之道與否如此乃爲承五之義而終言之孔義程傳皆預奪上九爻義如鄙說似更有分曉而本文其字亦著實○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朱子曰此卦陰



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愚按此說極爲確當卽鄙人所云不得謂之陽消者也可知道理愈講愈明本義後說猶其未定之見也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履有二義複下曰舄禪下曰履是指所著之履所謂單底鞋者是也俞氏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蓋取此義又猶履也卽代著字爲義程子以木校屨之於足姜氏屨校於足皆取此義以上九何校例之當從著義

六二噬膚滅鼻○本義傷滅其鼻是主噬之者言謂用刑之人微有所傷也程傳嚴刑以待剛強爲滅鼻是就

受刑者言謂被刑者乃剛強之人故須深痛至于滅鼻也詳下文三之遇毒及四五之得金矢黃金皆主用噬者說似不宜于此獨乖其例然玩程傳鼻字原指噬者之鼻但以滅鼻爲噬之太深滅字只作沒字解本義則作遇傷解若以滅趾滅耳爲例滅字只當作沒字解不必說到被傷膚本易噬之物易噬而至沒其鼻未免噬之太深然乘初九之剛如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致其深痛正義所謂刑中其理故无咎也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車而徒亦取在下之義本義最明程傳以比二應四言之比與應皆吾人所處



之境適然而然卽欲不與爲比不與爲應而不能者豈  
得由人揀擇且初爻現與二比何以見其不近與二而  
遠應於四且何不可言舍六四崇高之應而近與二比  
乎如此說易似一出乎人爲造作非易道自然之義矣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程傳以戔戔爲剪裁分裂  
與本義異解恐當以淺小之義爲正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俞琰以蔑字屬上句按如  
俞說直云剝牀蔑足剝牀蔑辨可矣何必云以足蔑以  
辨蔑作此曲折費解之辭乎且云牀蔑足牀蔑辨尤爲  
簡白不應句首先著剝字以自取重複之誚矣文句雖

小事然卽此可以推求義意蔑貞聯下爲句舊說自不  
可易

六三剝之无咎○當衆小人害君子之時獨欲剝去其  
黨而從正己勢旣弱孤陽又在無位之地而羣小用事  
則皆逼處肘腋之間此竇武何進所以卒殉其軀也程  
傳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蓋有鑒於漢季桓靈之禍而  
言之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程傳以爲剝及君位剝之極也  
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愚謂爻詞別設一義雖是欲開小人遷善之門然亦世



間自有此義蓋羣陰之與孤陽並處有固其黨以相逼者亦有率其類以相從者固其黨以相逼則宦女之覆邦家所謂小人剝廬是也率其類以相從則此爻所云以宮人寵是也以宮人寵无不利即可知剝廬之爲小人大不利矣義固有舉此則彼見者非有意諱言而故抹去彼義也○以陰從陽旣无不利而三之應陽程傳又有難免之憂者所處不同也五居尊位爲衆陰之長力能率統衆陰三居下位所比皆陰且多踞吾之上者而欲剝去羣黨以從陽故利與不利迥別然則君子立朝而當羣小橫行之日道宜用率而不用剝亦可見矣

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非正己物正之大人亦何以能使羣陰順序受制於陽

復亨出入无疾。出入者往來之義出謂消於外人謂息於內傳以復生於內爲入長進於外爲出似於義未允且先入後出於辭亦有所不順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按字書祇字從氏不從氏其從氏者曰祇禡短衣也從氏訓適者音支不音祇其音祇者同緹帛丹黃色也右三訓皆從衣旁此文從示則音岐而訓大見韓康伯註又音支亦訓適則與從衣之祇相通其從示從氏者則爲祇敬之祇與此義別歷考字



書此字只宜從姓氏之氏不宜從根柢之氏又諸書從無訓抵與至者訓適則義亦未安恐當從韓氏音岐訓大蓋有失故有復失則有悔失之不遠故无大悔六二休復吉。朱子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按學莫便乎近其人荀子語朱子蓋借其言而稍易其辭

六四中行獨復。此爻本義謂其未足有爲程傳則謂其無可濟之理而必凶愚意不然剝三復四雖皆以應陽取義而處位不同三居下體所應者無位將盡之陽違衆孤行宜有難免之慮四居上體所應者方興未艾之陽舉賢自輔實善類之所以克升世道所賴以維挽

者也豈可與剝三同論而謂其无可濟之理而必凶哉辭不言吉正誼明道之說盡之不言无咎嫌於有咎故以无咎勸之四所處本无有咎之嫌不待言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融會史記无望之義邱富國說最爲明了胡炳文說尤簡透邱云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無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無望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無望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無苟得倖免之心也胡云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真實无妄



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意矣。胡敬齋謂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為過省然世有並無虛偽不出乎實理无妄之外而亦不免於過省者所謂无私而未能當理者是也所以夫子論為仁既克已又須復禮程傳解此亦云雖无邪心不合正理則妄也敬齋說匪正有省不及程傳之詳密六二不耕獲不菑畲。世无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之理亦無懵然以行不計獲而并不計耕不計畲而并不計菑之事程傳三變其說終欠曉晰朱義无所冀於後此孟子勿正心之旨无所為於前則亦戾乎必有事焉之

義矣皆未穩愜竊意此爻之義不過是不於耕而計獲不於菑而計畲之意語類中間語極是不必回護程傳

轉益模糊使學者无的然可宗信處明人何楷之說甚

明楷云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耕獲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獲也不菑畲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畲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爻詞本言无妄致災程傳却極言其有妄爻言彼得之而此受其災傳但混言有得則有失不分彼此本文繫者一人得者一人災者又一人程傳即以繫者為得又以邑人繫得馬行人失馬為喻彼此比例亦似纏擾不清此節若非門人纂錄有悞即屬程



子未定之說當從本義爲是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世間事只有順其自然小人巧於用知極其趨避之工然或求離罟獲而反納身陷穽者比比矣子曰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義者順其自然之謂小慧則專事用智以求免咎而不知適以入於患害也又按天下事雖以妄致災亦須順其自然但无妄致災則順其自然而災自退故曰有喜以妄致災而能順其自然則雖不免於應得之災他患之旁生者其亦可以免矣

總論○初之往吉上之行有眚雲峯以時之方來旣去

爲言當矣今統一卦而論動極則有災健體宜固守此又三四五上諸爻之義也

大畜九二輿說輶○輶者輿左右各垂二木以束止車軸使輪輻外轉而軸不中動始終止於其處故字書以爲車軸縛也或誤縛爲轉非是輿脫輶則軸且無所附麗輪又何自能行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玩象傳釋經之意猶言觀其所養乃是觀其自養也義本一貫陸氏銓說深合經旨引孟子於已取之語作証尤爲確切不易

陸氏銓曰觀頤卽考其善

不善自求口實卽於已取之而已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蘇氏以養人者爲陽又云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則初九正與上九爲對以靈龜爲初則觀我當指上九可知願其下又云觀四蓋沿舊說也獨項氏安世切指上九由頤爲卦主直以觀我爲觀上於卦體卦象爻辭爻義爲皆合當從之其說云卦惟二陽上九在上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爲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朵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爲卦主故稱我羣陰從我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無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靈本貴

聖人以其爲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養之道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以上養下理之正也求養於下則爲剝民以自奉反常害理極矣未有反常害理而不凶者程傳但慮其不養所養淺之爲言矣原其故但以征凶爲求養於上之占耳不知顛拂乃二目征凶則其總綱也故象傳不言顛拂但言六二征凶蓋提其首末之綱而二目皆舉矣。勉齋以顛頤爲一句拂經於丘頤又爲一句求養於初則爲顛求養於上則爲拂融六爻之義以爲解其說確不可易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程傳謂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終不可以處艱難變故之際則末句只順承上文爲義林次崖謂不用人而自用則不可以濟險是居貞本可涉川其不可者乃由不能守其賴賢以養之正道未免於語外多添周折似非口氣。卦中三用拂字諸家之說俱欠融貫程傳以二之拂爲求養於下五之拂又爲求養於上三之拂則又不因乎上下而獨以其處不中正爲詞三爻分作三義以處不中正爲拂則六二之以中正而拂者爲難通以求養於下爲拂則六五之上求而拂者爲難通勉齋以下求爲顛上求爲拂

於例則可通矣然亦但引其端不言上求所以爲拂之故讀者終有疑焉項氏安世謂二五得位得中而不能自養反由顛於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爲拂經以此推之則三居下卦之上亦爲用事之爻而反由顛於上九故亦曰拂經有位者不能自養而反資養於無位故曰拂至其或吉或凶則各以其爻之才德爲異合項黃二說求之義皆一貫矣

上九由頤。邱氏富國謂養之權在上故初雖陽爻亦爲求養於上者而由頤之稱獨歸之上九觀此益知初爻但能自養而觀我朵頤乃謂舍其自養之能而反求



養於上九以此而獲凶也前文項氏之說確不可移  
大過。序卦云不養則不可動者養德於平居而後臨  
事能著大有爲之業也工農作勞之事無一不待養而  
動程傳稍似說得迂曲而不達。胡氏一桂曰或疑頤  
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  
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  
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意按內陽外陰亦是天地間  
自然之理如草木生氣貫滿於內是陽盛枝葉峻茂於  
外是陰盛又如人精神內湛是陽盛膚革外充是陰盛  
若至英華大發於外則可以知其和順之積中故曰中

孚至于鳥獸咸若庶草繁庶則可以覘天地之養句民  
庶且富則可以觀聖人養賢之效下至畜產盈牢廩粟  
帛充廩藏則可以見居家養道之備故凡庶陰繁衍於  
中可以觀養道焉故曰頤頤之象傳云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指卦體中含陰類之盛故凡陰類  
盛滿於中目之爲養聖人設卦觀象亦止因其自然之  
理而各爲之名非有意內此而外彼也蓋天地間畢竟  
陽爲陰主故曰陽一君而二民四陽過盛於中剛爲大  
壯四陰過盛於中則反有賴於初上二陽之養陰固不  
能自養也如人畜產粟帛之饒畢竟由主人勤力治生



所致則此類實皆待養於主人也唯陰氣盡洩於外乃可謂之陰盛此小過之稱所以獨歸之下艮上震之卦也胡謂內陽外陰爲是聖人之意則看得聖人純以己意用事故與天地自然之道相反矣

九二○司馬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按自二至四皆當時用事之爻以陽居之衆賢聚於本朝之象衆賢羣聚又當大有作爲之時尤宜濟之以柔不可純用其剛溫公能知大過之爻皆以居柔爲吉而當元祐之初銳意盡改熙寧新法不復能濟以和

柔以致激成紹聖之禍書云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以溫公之賢猶未能力行所知以自踐其言是故藉用白茅之占讀易者尤宜三復也

九三棟橈凶○傳謂三居過而用剛人皆知之又云翼旣終而且變人或未解其意余謂翼之究爲躁卦是旣終而變也

九四棟隆吉○三四皆棟而有一橈一隆之異者傳義及劉牧說皆謂陽爻以居陰爲美蓋取爻義言之胡炳文謂在下故橈在上故隆蓋取爻位言之李過謂下卦上實下弱上卦上弱下實蓋取內外卦象言之明吳曰



慎兼是三說其義尤備

九五枯楊生華○項安世曰二五皆濱於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按五濱於澤二居巽體九二巽體而近於初故有生稊之象九五濱澤而榮於上故爲生華之象項氏概以爲濱澤未詳其義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玩本義過涉以處位言滅頂以才弱言凶以事言无咎以義言○說者謂處過極之地當如申屠蟠郭泰之自全不當如范滂李膺之取禍其義極是然爻辭不取委蛇和順之意而且直言其凶者蓋委蛇和順乃屬藉用白茅之義故以漢末名士言之則蟠泰滂膺實分據初上兩爻之義上爻自指范李諸賢不得復以蟠泰爲喻初无失而上取凶周公蓋各以爻義言之○馮椅曰此卦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觀馮氏說益可知上處過極已無復有委蛇和順之義也雖然繫易者必觀卦爻之象讀易者貴旁通於意象之表知過涉滅頂之取凶則知巽足不涉之可免禍矣蘇子釋乾上九有云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此又讀易之通例學者不可以不之知也

之則蟠泰滂膺實分據初上兩爻之義上爻自指范李諸賢不得復以蟠泰爲喻初无失而上取凶周公蓋各以爻義言之○馮椅曰此卦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觀馮氏說益可知上處過極已無復有委蛇和順之義也雖然繫易者必觀卦爻之象讀易者貴旁通於意象之表知過涉滅頂之取凶則知巽足不涉之可免禍矣蘇子釋乾上九有云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此又讀易之通例學者不可以不之知也



習坎○朱義以重習爲訓其義甚淺孔胡二氏皆以服習爲解義乃深切蘇氏謂坎非水呂氏謂險非德以見此卦特加一習字之故其於卦象卦德發揮尤爲簡透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從先儒簋貳二字爲句貳與酒缶相叶古韻如此貳字仍作貳食之貳解何楷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王弼云納此至約約訓薄義本義從程傳說訓約爲結九五坎不盈祇既平○坎以陽剛爲泉二居下卦之中故曰小得五居上卦之中故曰既平

○古稱空中有火火陽物也然必麗木則明故其象陽外而陰中蓋陽麗於陰始得以著其光明也如人心思智慮陽之爲也動作魄力陰之爲也然心所營爲必附動作而乃見或見於行業或見於言語文章皆陽麗於陰之驗也坎謂陽有所陷離謂陽有所麗二卦皆以陽言者陽爲陰主故也

初九○火之麗木則明上下皆有所麗外陽內陰之象也就初而言則志在上麗卽程傳上麗之說可知卦義蓋取陽麗陰非陰麗陽也

損五益二之辭解者多以十朋之龜爲所益之物故弗克違指受益者言惟張子程子以龜弗克違爲句故弗



違指龜言之違字解如洪範龜逆筮逆之逆而郭氏雍  
楊氏簡皆宗之然郭楊說與張程又異程子以或益之  
為一句十朋之又為一句十朋之猶言眾助之也張讀  
亦同郭楊則謂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則又以下七字  
相連為句古者卜筮不過三何至鑽灼二十龜之多爻  
雖寓言不應失辭至是又不曰龜從而曰弗違且不直  
曰弗違而曰弗克違一似甚欲違之而絀於勢然者句  
意亦太僻澀矣故雖程子之說愚亦未敢謂然今以毛  
詩錫我百朋為例定從朱子之讀而參以蘇氏之解蘇  
謂損三益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二益五皆以無損

於己者益之以其無損于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  
龜也其解損之六五謂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  
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其解弗克違  
則云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避知其非求也益人  
者以無損於己為大受益者以不求而至為善皆有至  
義○按安溪易解從郭楊氏說恐非定論此下四條皆  
從尚莊讀本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按本義則獨行二句俱非要義所關句切舉其詞

不過曰君子夬夬无咎云耳然以壯頄之義推之則无



咎似不爲過剛之義朱子語類亦云和柔以去之乃无咎而本文夬夬二字又不見有和柔之義故本義但於有凶下增說二句云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似三之所處獨難於夬故能決於夬則无咎也如此則凶與无咎兩不相蒙如大過上六之例特以義言之耳以義言之則并君子夬夬一句亦爲贅語直云壯于頄有凶无咎可已且本義又云必能決去小人何也胡安定移君子夬夬一句於有愠之下程子謂其未安而改移於遇雨之下若濡之上則以有愠爲夬夬之狀如此又與壯頄句相混旣未見有截然相反之義何以云壯則有

凶愠則无咎也本義恐與壯頄相混故愠字只就旁人說却又說得毫無劬兩今下四句宜從程子所定而更移壯頄五字於无咎之下作語畢而復爲申警之詞於義較順蓋獨行遇雨其詞獨切九三爻義自宜升爲首句如此則宜有咎而九三陽剛得正爲能不係私愛而決於夬者故若濡則有愠而得无咎也然以過剛居健極恐其剛果太露且與陰爲應而外露其剛尤有不密失身之害故又因而戒之李文貞公解九四聞言不信一語謂此占外之餘意蓋繫易者丁寧反覆之詞愚謂此爻許以无咎而復戒以有凶亦此意也又五陽惟三



與陰應故其詞皆從應陰取義爲獨切九三爻義○蔡  
虛齋云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  
決去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愠終必能決之  
而无咎不愈於壯於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於決而和  
也按此說徐階之去嚴嵩其道近之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程子謂  
牽挽以從羣行朱子則謂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  
故聞言不信程子慮其不能強進朱子則反慮其欲進  
今以卦義推之夬之時利有攸往似不宜安處而不進  
言曰我但後之而已則人皆思後又誰爲往者以爻義

推之九四以剛居柔不患其剛狠之失正慮失其剛壯  
不能前進且其詞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絕不見有剛狠  
之義以夫子翼傳推之釋彖辭則謂必剛長而乃終釋  
爻辭則又責以位不當位不當謂其居柔也則牽羊之  
說似宜從程傳爲長蓋此卦雖與大壯相似然大壯以  
陽壯爲義夬以決陰爲義朱子謂在夬而居柔其害大  
矣則時義固有不同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程傳謂小人无所號呼按如此則  
本文終字之義贅矣蔣氏悌生謂只依卦辭孚號有厲  
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尙存爲君子之計苟或默



然養福則其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  
愚按此說爲得

右周易講義一卷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爲吾  
父六十生辰時方掌教灤陽慮省會諸公遠來爲壽  
先一日避諸鵲山寺瀕行獨攜周易數冊爲客中消  
磨永晷之計比歸蠅頭小字密劄行間尙珏寶而藏  
之未遑編輯今夏客授平昌課徒之暇錄成三十餘  
紙凡閱五日始畢夫以手錄之工尙煩五日之勞家  
君兩日僧寮便已著述萬有餘言因歎前輩人勤學  
覃思非可易及後生輩或終年廢棄錮心思于不用

其可不知自愧也夫是書義訓之正辨論之精足補  
程傳朱義所未備窮經者當自領之非余小子所敢  
贅述惟是下經諸卦尙未卒業尙珏雖於他處纂入  
數條以附其後終非完璧暇日當更請續成以滿後  
學之求茲爲敘其緣始以見吾父垂老之年雖游展  
偶經猶且唯日孜孜若是令讀者得想其好學深思  
之意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望日男尙珏謹識於德平  
之敬業書院



周易講義終

小門生德平葛世寬校字



